



右图：左为 T. S. 艾略特，右为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猫与鬼》，这两位都是爱猫人士。



左图：《午夜巴黎》剧照。该片是一封写给上世纪 20 年代活跃在巴黎文艺圈的骚人墨客们的情书。

小女孩般快乐。她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，露出漂亮的前额，在耳朵下剪短，与她褐色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。她的两条腿很漂亮，她善良，愉快，非常有趣。她很喜欢开玩笑，也喜欢闲聊，在所有人中，没人比她对我更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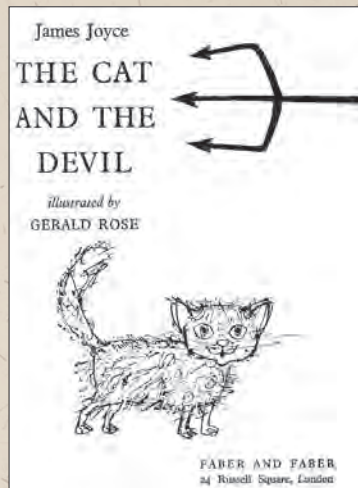
海明威对上世纪 20 年代活跃于



下图：《尤利西斯》。

巴黎文艺圈的许多作家，似乎都不怎么看得上，却不吝于把恭维送给比奇女士。1919 年到 1941 年间，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是大洋两岸英语 / 法语作家的聚集地，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这里来买书、借书、会朋友、聊天、喝咖啡、谈心事。而值得炫耀一个世纪的谈资是：1922 年 2 月，乔伊斯的小说《尤利西斯》首次出版，莎士比亚书店正是出版商。据说，完稿之后，乔伊斯不断地催问比奇，要求务必在 2 月 2 日见到印出来的成书，因为当天适逢他四十岁生日，要求收到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不为过。

《尤利西斯》与《芬尼根守灵夜》所关注的不再是通过语言来“再现经验”，而是通过“瓦解再现”来“体验语言”——就是不太好读的意思。早年，连乔伊斯的爱尔兰老乡叶芝都有点儿看不透他，“我不知道你是一座喷泉还是一只储水箱”。你感到乔伊斯写的玩意儿就像爱因斯坦的著作一样“不明觉厉”？那或许是因为，他们两个人都发现了宇宙的一个新的维度。“如果《尤利西斯》看不得，那么生活就是活不得的。”乔伊斯不无傲慢地说道。



丛林一样盘结茂盛的词句，奇异的想象力，熊熊燃烧语言的焰火。

《尤利西斯》的主角利奥波德·布鲁姆曾计划为他的妻子莫莉安排一次巡演：“英国的水边怎么样？布莱顿，马盖特。月光下的码头。她的声音飘了出来。那些可爱的海边女孩。”哦，马盖特；《尤利西斯》问世的前一年，马盖特的秋天，在海滩边某避难所的长凳上，一个疲倦的 33 岁男人，努力尝试什么也不做——T·S·艾略特正在休假中。

他有时潦草地画下路人的样子，有时用曼陀铃练习音阶。对了，他还写下了一首诗的核心段落，而该诗后来被捧上百年来最有影响力诗歌的王座：“在马盖特沙滩 / 我能够把 / 乌有和乌有联结在一起 / 脏手上的破碎指甲 / 我们是伙下等人，从不指望什么……”

1922 年 10 月，《荒原》首发于艾略特自己主编的季刊《标准》创刊号，同年底在美国出版单行本。这首长诗的题辞——“是的，我自己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。孩子们在问她：‘西比尔，你要什么’的时候，她回答说，我